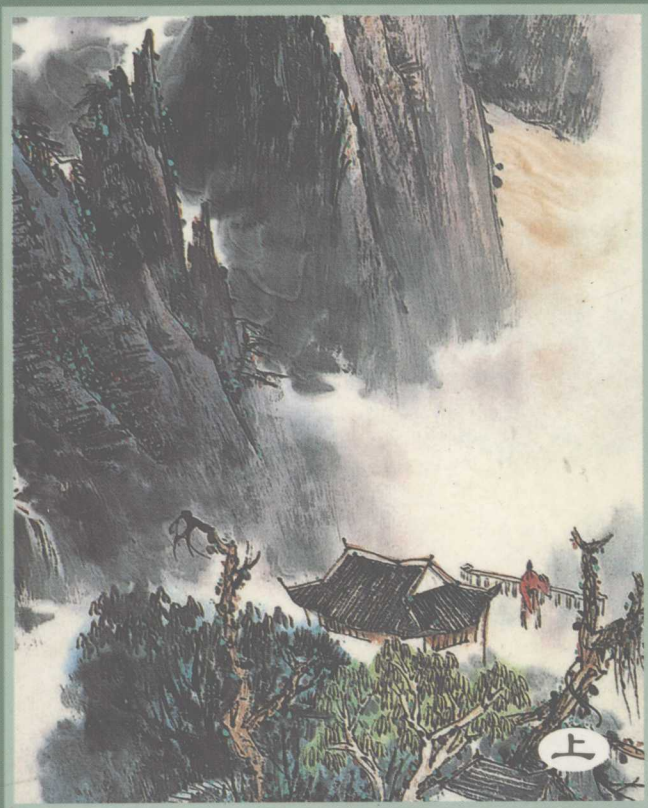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 四海鹰扬

仗剑天涯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9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仗劍天涯系列

# 四海鷹揚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仗剑天涯/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仗…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9 号

仗剑天涯系列

四海鹰扬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王岩

---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80-170-7/I·089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

##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纾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夜除恶魔 ..... | (1)   |
| 第 二 章   | 误中圈套 ..... | (25)  |
| 第 三 章   | 黑煞女魅 ..... | (44)  |
| 第 四 章   | 阴谋暴露 ..... | (68)  |
| 第 五 章   | 初显身手 ..... | (84)  |
| 第 六 章   | 迷途汉叛 ..... | (106) |
| 第 七 章   | 英雄少年 ..... | (120) |
| 第 八 章   | 镜花仙姑 ..... | (141) |
| 第 九 章   | 公孙公子 ..... | (162) |
| 第 十 章   | 再次被劫 ..... | (189) |
| 第 十 一 章 | 狼狈合作 ..... | (216) |
| 第 十 二 章 | 梦遭暗算 ..... | (234) |
| 第 十 三 章 | 诡诈江湖 ..... | (257) |
| 第 十 四 章 | 怪杰魂断 ..... | (279) |
| 第 十 五 章 | 袭焚山庄 ..... | (300) |

## 第一章 夜除恶魔

云起西北，湖面的晨雾很快地向东飘散。

靠湖讨口食的渔民，碰到这种三月暮春的刮西风日子，实在感到害怕，几乎到了谈风色变的地步。

高邮湖俗称五湖，上游承受洪泽湖与十几条河流的水，一刮西风，水借风势向东南急涌，浊浪排空，百余里宽的湖面怒涛壁立，也正是传说中的水怪出现时光。

百石大船也禁受不起阵阵巨浪的冲击，渔民的小渔舟更不用说啦。每年都有许多船只翻覆，平添一些孤儿寡妇。

那些船只尚未返航的家属们，全都站在大堤上，眼巴巴地极目眺望，湖面浊浪滔滔，希望能看到船影出现，一面喃喃地向老天爷祷告，向金龙四大王祷告，希望神灵保佑丈夫儿子的安全。

张老爹站在玩珠亭前，一双老眼神光炯炯，紧盯着怒涛澎湃的湖面，充满信心的表情表示他心中毫不忧虑。

他不向天祷告，站在那儿，稳定得像一座山。

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信心，这点大风浪算得了什么？

亭右，有一群衣着华丽的男女。

凌家的二小姐紫菱姑娘，站在她的一群仆人中。她不时向张老爹微笑。张老爹镇定坚强的形象，也令她感到自己也同样的坚强和有信心。

凌家是樊良镇的富豪，而张家却是本镇的渔户，怪的是两家

往来得相当亲密。

大人们虽少往来，小儿女却感情深厚。大人们少往来的原因非因门第不当，而是两家一农一渔，平时很难在一起联络感情。

凌大爷凌占奎是本镇的粮绅，声誉与地位在本镇荣居首位。张老爹张新化，是二十年前途经本镇的小行商。

那一年，江北闹水灾，张新化带了妻子周氏，漂失了一船货物，血本无归，厌倦了行商的行业，就在樊良镇买了一栋房舍，将籍贯迁来落户，居然干起靠水吃水的打鱼郎来了。

这一年，生下了儿子张允中。

打鱼郎的儿子，自然而然地克绍箕裘打鱼啦！

三年前的端午节，湖上照例闹龙舟。凌家的华丽游艇，从高邮州返航，嫌运河逆水行舟太慢，改走高邮湖。

没料到船接近入运河的水口，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年仅十三岁的次女紫菱小姑娘，突然被帆桁击中，失足跌入湖中。

从北面的界首镇南抵高邮州，共有六座导水入运河的水口，另有六座水闸，以调节运河的水位。

水口的流速，势如万马奔腾，尤其是春汛时节，水闸关闭，水口的流速更为湍急，人被击昏再掉进水里，哪会有命？

说巧真巧，小伙子张允中正在水口附近，领着地方上一群少年泼皮，与一群划龙舟的青年，比赛角力竞技，在千钧一发中，他跳下水救起了紫菱小姑娘。

十七岁的张允中，是本镇大大有名的蛟龙。

从此张、凌两家有了交情。尽管双方的社会地位相去悬殊，但双方的家长与小儿女之间，却毫不在意。

小姑娘紫菱，没有一点富家千金小姐的不良气质，她经常往张家走动，与允中的母亲周氏亲密得像母女。

樊良镇只是高邮州北面十六、七里的一座小镇，地当运河旁，另有三四百户人家，码头小，不是宿站，有一半的人家是渔

户，仅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地主。

这一带很奇怪，地势低，水足，但农户却不种水田，高邮州以南，才有水田种稻米。

但是，樊良镇却是颇有名气的地方，往来的船只如果不急于赶路，皆在本地停泊。

船伙计们一窝蜂往大堤上跑，坐在玩珠亭枯等，带些酒食一等就是一天，甚至三五天还不想走。

等什么，等传说中的神珠划空，以便带来好运。

有些人异想天开，据说有幸看到天开的人，就会有空前奇妙的幸运，有求必应，妻财子禄样样全。所以有许多许多的呆瓜，闲来无事呆呆的抬头望天。

据说，在宋朝喜佑中叶，神珠出现于扬州天长泽，经邵伯湖、高邮湖，每逢天色阴晦便划空而过，光照十余里。

据传说，珠一出现便见祥瑞。前后出现十余年，后来出现期越拉越长，最后三二十年才偶或一现。

场上的这座宏丽的玩珠亭，就是供好奇的人前来看神珠的。

至于这颗神光照十余里的神珠，到底是神是妖，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是天上下来的某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怪物吧！

今天，这些人不是来等神珠出现的，他们在等船回来，等船上的子弟平安回来。

薄雾汹涌而来，风也渐紧。

长长的大石堤上，巨大的榆树发出呼啸声，惊涛拍岸，水口的水势真像排山倒海。

而堤东的十余丈宽运河，却是风平浪静，往来的大小船只丝毫不受影响。

咱们的老祖宗治河真有一套，把运河开在大堤内，船不用驶入风浪滔滔、水怪横行的太湖。

用大堤挡住湖水，河开在堤内，这一段全长将近百里，说伟

大真伟大，用鬼斧神工四字来形容，决不为过。

这段运河，开辟不足三十年，叫官河或康济河。以往，船必须驶入高邮湖。

堤上传来一阵欢呼声，三艘渔舟冲出雾影，半挂的帆骨碌碌落下，渔夫们熟练的控桨，冲近水口，一泻而下，进入风平浪静的运河。

三艘渔舟，其中没有张家的船。

张老爹的脸上，仅颊肉抽动了几下，在他布满风霜的国字脸上，看不出忧虑和不安。

亭北百十步一株大榆树下，站着三个中年人，衣着华丽，气概不凡。

站在中间的那位中年人，像是地位最高，留了及胸虬髯，双目精光四射，相貌威猛，风吹起他的衣袂，虬髯飘拂，真像屹立山巅的霸王。

雾渐消，风渐紧。

一阵阵长浪，一波接一波拍打着三丈高的堤岩，丈高的浪一击之下，大量水珠扑上堤岸，人们开始纷纷走避。

有些人不愿被水打湿衣裳，纷纷下堤上了河岸旁的小艇，驶过河回家去了。

仅有少数人留下，张老爹便是其中之一。

凌家来了七个人，拥着紫菱小姑娘进入玩珠亭避水。

三位中年人也不走，也进入亭内观看雄壮的湖景。

“张家老。”凌家的一位老仆，向亭南不远处的张老爹高叫：“进亭来躲一躲吧！”

“不必，谢谢！”张老爹断然拒绝，像头倔强的驴。

他身上的青夹袄湿透了，脸上也沾满水珠，一双老眼放射出强烈的光芒，给人的感觉是鲜明坚强刚毅，不为任何剧变所屈的刚毅形象，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虬髯中年人注视着张老爹，久久，伸手轻拍身侧那位凌家的老仆肩膀。

“他在等什么？”虬髯中年人问。

“等他的儿子归来。”老仆苦笑着说。

“从湖上归来？”

“是的。”

“他的儿子是……”

“打渔的。”

“哦！这种风浪，小渔舟是禁受不起的。”虬髯中年人不住摇头。

“很难说。”老仆的目光落在汹涌的湖面远处：“也许船无法保全，但人是一定会回来的。”

“为什么？”

“张小哥是条龙。”老仆说：“他可以在水中泡上三天三夜。两年前，他曾经远到洪泽湖找水怪。这位爷可曾听说过洪泽湖水怪？”

“你是说，淮水神无支祈。”

“远有木妖棕怪，有蛟，有鳖。”

“他找到了吗？”

“三个月，他猎杀了两条猪婆龙，每张皮卖了三三两银子。”

“哦！很好，很好。”

“这位大爷说很好，是什么意思？”老仆问。

“我是说，他人很好。”虬髯人笑笑说，向同伴也阴阴一笑。

两同伴神色漠然，毫无表情。

水天交界处，终于出现了帆影。

“老天爷，那艘船居然挂满帆。”亭中有人惊呼。

不但挂满帆，而且船上只有一个人。通常，一艘小渔舟需要三至五个人。

不久，船在忽隐忽现中渐来渐近。

渺小的轻舟，在强风巨浪中破浪飞驰，除了那吃饱了风的风帆之外，船身似乎大部分时间隐没在水线之下，惊险万状地沉浮不定，真令堤上观望的人看得冒冷汗。

终于可以看清人影了，后舱面掌航控帆的人挽发包巾，赤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结实胸膛。浑身水淋淋地，双脚挺立健壮如山，人与舟浑成一体，轻舟破浪像在水面上飞行。

张老爹毫不动容，对亭内抢出欢呼呐喊的人群无动于衷，仅眼中的神情变得热烈些而已。

船向水口准确的冲入，冲势猛烈无匹，蓦地风帆骨碌碌地下降，船恰好冲入运河，船首灵活地南转，像条蛟龙船遨游自如，直冲至下游二十丈左右，船速才慢慢缓下来。

“很了不起。”虬髯中年人捻须颌首赞赏。

“是不错。”那位留了鼠须的同伴说：“胆气与臂力皆超人一等，像是以神意控舟，非常出色。”

这时，亭附近已经不见人影，人都走了。

“如何？”虬髯中年人问。

“正是咱们需要的人才，天下大可去得。”留鼠须的同伴说。

“派人留心。”虬髯人说：“我需要详细的资料，巨细无遗。”

“好的，属下定会办妥。”

“我们走吧！看来，不能看到传闻中的神珠了。”

“屁的神珠。”第二名长了一双大环眼的同伴说：“那只是扫把星，或者殒星，并不是经常可以见得到的。”

张老爹的家在镇南，是一座连三进的土瓦屋，前面有晒网的小院子，后面有小后院。在一般渔户来说，已经算是中上人家，比左右邻的渔户好多了。

张老爹的妻子周氏，二十年来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平日荆

钗布裙朴素整洁，一头秀发永远梳理得整齐清洁，端壮的面庞，永远挂着祥和满足的笑容。

邻居有了困难，她永远都是最先热心帮助的人。连街头街尾那群吃水饭跑码头的年轻混混，见了她也会尊敬的称她一声张大妈。

她惟一的爱子张允中，从小就是这群混混的领导人物，在她面前，谁敢放肆撒野？

当然，张老爹在地方上，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慷慨大方，而且在各府州闯荡过。见多识广，热心助人，却又为人谦虚不好出风头，正是地方上的关键性人物，本镇的人，已经忘了他是外地迁来的人。

船靠上了堤岸，张老爹的代步小舟也随后赶到，父子俩各提了一只巨型的大鱼篓，匆匆往家门口走。

周氏早就在院门口等待，接到人愁容尽消。

通常，像这种天气突变，刮起大西风的时候，很可能有几艘渔船回不来，街尾这一带渔户，将有一些失去亲人和丈夫。

张老爹将鱼篓往院子里一放，揭开篓盖瞥了一眼。

“你又到鬼迷洲去了？”张老爹盖上篓盖问：“你真以为那儿有蛟？儿子，你该死心了，那是江豚，真有蛟，你的小命难保。”

“我又不是去找蛟。”允中急急分辩：“娘这几天胃口不好，我只是去捉两只小鼋给娘进补，没有什么大不了。爹该知道鬼迷洲才捉得到鼋，其他地方早就被捉光了。”

两只鱼篓都有三尺径，每只里面盛了一只约有两尺圆径，重有四五十斤的大鳖。这玩意俗称癞头鼋，目下在深山大泽中仍有踪迹，味最鲜美，很不容易捉获，被咬上一口，老命难保。

“儿子，你玩命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张老爹摇头苦笑：“我看，我得替你赶快取个媳妇……”

“不要，不要！”允中叫着往堂屋里冲。”

“好了好了，你们爷儿俩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好不好？”周氏含笑向乃夫打眼色：“儿子，还不赶快去洗个澡换衣裳。”

“爹，舱里有六尾二十斤的大鲤鱼。”允中在堂屋向外叫：“等会儿鱼牙子胡老牙来了，千万别让他把那三尾大白鳙弄走，留来自己吃。”

“不许吃这种吃死人尸体的鱼。”周氏喝阻：“恶心死了。”

“鲶鱼也吃死人……”

“没有鳞的鱼，都不许吃！”

“哈哈，娘怎么变成回子了？”允中大笑着进入内堂走了。

“娘子，我去照顾船，等胡老牙前来。”张老爹说：“凌家的小丫头可能会来，她在堤上等了一个时辰，她对咱们的孩子相当痴，似乎咱们的孩子对她却又太冷淡了，你得好好留意些。”

“新化，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当真的？”周氏问。

“哦！我说了些什么？”

“替孩子娶亲的事呀！”

“这个……”

“你不觉得，真有此必要吗？”

“娘子，孩子大了，翅膀硬了，海阔天空，早晚他会飞的。他有他的前程，他有自己的道路，留不住他的。”张老爹苦笑：“我，就飞去了二十年，遇见你，我才安定下来。你我都阻止不了的，他不是个愿意庸庸碌碌过一生的人，随他去吧，不要勉强他。”

“我早就告诉你，要你不要把所有的绝技传给他。”周氏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艺高人胆大，胆大就想有所表现，血气方刚的年岁最冲动危险，他会……”

“不要对我们的孩子失去信心。”张老爹笑笑往外走：“他不会做为非作歹的危险事来。在年轻时不表现自己，等他到了我这种年龄，想表现也力不从心啦！难道你真要他平平庸庸，做一个

打渔郎过一生吗？”

“我只想抱孙子……”

“哈哈！等他成了家，他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张老爹在院门口转身大笑：“你看他那块料，还有什么人能拴住他？”

你不能，我不能；凌家那位痴心的小姑娘也不能。而且，他根本没打算高攀凌家的高大门墙，凌家也不会让大闺女嫁一个打渔郎，你就少费些心吧！听上苍的安排，勉强不来的。”

说完，又打了一个哈哈，大踏步走了。

西风一刮就是一整天，晚上，渔舟不得不留在河里，渔郎们也就名正言顺留在岸上。

年轻的渔郎是不甘寂寞的，他们与海边那些讨海人一样，对食与色有相同的爱好。

喜欢喝两杯的人，在镇上容易解决问题，镇当运河，卖酒食的酒肆真有十家以上。但色，就不怎么简单了，虽则码头附近有几家半开门的娼寮，供给往来的旅客和舟子，聊解旅途的寂寞。但本镇的子弟，毕竟不好意思往那些地方跑。

距州城仅十六、七里，往来方便得很，不需乘坐小船，脚快的人半个时辰便可从官道赶到。

高邮州，也称小扬州，那可是追逐声色的好地方，多少钱都可以花掉的销金窟，有一席千金的大酒楼，有缠头百金的教坊艳姬。

州城南北的城外，各有一处热闹的地方。北是北门外的地藏庵，整条街足有土家食店，可知市面的繁荣景况。

南是河口市街，运河与盐河的交会口，也就是码头的所在地，旅店就有二十家左右，比北门外市街热闹三倍以上。

张允中与镇上那些精力过剩的年轻子弟一样，有暇就往州城跑，有时候甚至三天两天不回家。

他在黄昏时光，到达北门外的，城门已关，当然得在城外找住处。

两个跟踪他的人，发现他进入地藏庵后面的黑暗小街，便失去他的踪迹。

地藏庵虽然名之为庵，但却不是尼姑的堂，而是不折不扣的佛寺，由和尚们主持，所以后来改名为善因寺。里面有百十名和尚苦修。

庵后街一带，是龙蛇混杂的是非场，吃喝嫖赌门门俱全的地方。

街道弯曲窄小，门灯稀少，往来的人却多，但极少有打起灯笼走路的人，这里毕竟不是本分人应该来的地方。

跟踪的两位仁兄傻了眼，人追丢了，到何处去找？

有一大半的人家大门是掩上的，只有知道门路的人，才能进出自如，总不能挨家逐户叫门查问哪！

两人绕了一圈，最后在幽暗的小巷口聚在一起商量片刻，取得协议之后，一同绕到庵前的大街，到达一座大宅前。

高大的院门楼宏丽壮观，留了小胡子的人上前叩门，另一人等在阶下，不经意地注视着檐下的门灯。

气死风灯笼上，漆了四个红字：高阳堂许。

不久，院门拉开一条缝。

“谁啊？”里面的中年驼背门子大声问。

“我，来找许二爷许先。”留了小胡子的人，操着京腔回答。

“约定了吗？”门子问。

“没有。”

“可有名柬？”

“你进去说，有人从远地来找他就行了。”小胡子显得很不耐烦。

“哼！你想来充爷字号人物？”门子冒火了，拉开门迎门一

站：“你像吗？请问，你阁下到底是那一座庙里的大菩萨？”

“庙里没有菩萨，只有神。”小胡子冷冷地说：“我，就是众神之一，你进去禀报一声，血手灵官姓场的，来拜望他水怪许先，接不接见他自会告诉你的。”

驼背门子吃了一惊，打一冷战。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杨爷稍……稍候片刻。”驼背门子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小的即……即进去禀报，请稍候……”

“有劳了。”血手灵官语气仍冷：“在下带了一位朋友来，姓朱。”

片刻，里面出来了七八个人，恭迎贵客进门。

大厅中灯火辉煌，仆人们忙着奉茶，全都对两位貌虽出众，穿得却寒酸的贵宾，显出十二万分敬意。

水怪许先，是高邳州的地头龙之一，朋友众多，徒子徒孙以吃水饭的人为主，其他都是本城的城狐社鼠，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种人，几首在天下每一座城镇都有几个，称霸一方实力颇为可观，江湖混混最好不要得罪这种人。

水怪的绰号不是混混们叫来玩的，他的水性的确出类拔萃，长相也难看，生得满脸横肉五岳朝天，粗壮结实手长脚长，胆小朋友瞥了他一眼，晚上都会做噩梦。

但今晚，在两位贵宾面前，这位水怪态度卑谦，神气不起来。

客套一番，交代了场面话，谈上正题。

“在下与朱兄来得仓促，二爷休怪。”血手灵官反而显得客气：“不瞒二爷说，在下是求助来的。”

“杨老哥客气，好说好说。”水怪在大环椅上欠身说：“兄弟担当不起。有什么事，老哥但请吩咐，需要兄弟尽力的地方，水里火里，兄弟决不含糊。”